
布宜诺斯艾利斯 - IANA 管理权移交与 ICANN 问责制的发展

2015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18:30 - 20:00

ICANN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THERESA SWINEHART:

远处的各位同仁，这里还有很多座位。

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起来主持会议了，所以我也不再需要使用我的座位了。Thomas，你可以坐我的座位，没关系。很好。首先，感谢各位一同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夜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除此以外，社群完成了大量工作，这些讨论也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座的很多同仁自 ICANN 创立伊始到现在的这些年中一直参与了这些讨论。

本次会议的目的并非回顾历史以及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抑或诸如此类的主题。自组织成立以来，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就不断变化，本次会议将探讨 ICANN 问责制随时间推移的发展，以及在这种背景下，问责制应如何随着 ICANN 与美国政府关系的发展而相应发展。现在，我们正逐渐接近移交管理权角色的基本时间节点，并将在这一最终变革和关系的背景下探讨 ICANN 的问责制。因此，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们既可以了解所制定的一些基准、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化，以及我们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将在即将步入激动人心的一周之时分享一些经验。

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也是推动发生变革的原因。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我们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排定阵容的专家小组。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参与讨论。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专家小组的成员。今天现场有一位神秘来宾 **Larry Strickling**，他将第一个发言。我们本来打算为他提供一个名签，但是我想他将代表自己发言，所以打消了这个想法。专家小组中还有 **thomas Rickert** 和 **Leon Sanchez**。**Mathieu** 也在现场，但是很遗憾他不能完整出席本次会议，他同时也是 **CCWG** 问责制工作组的第三位联合主席。

我清晰地记得组织成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当我们关注 **ICANN**，探讨利用一些非常基本的方式来变革 **ICANN** 却是董事会在第 12 届 **ICANN** 会议所成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这就是基本的历史背景信息。那一届会议是在 **Nii Quaynor** 的家乡加纳阿克拉举行，并由 **Nii Quaynor** 担任主持。**Lyman Chapin**、**Alejandro Pisanty** 和 **Nii Quaynor** 都曾是随后组建的董事会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与社群共同关注了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的一些基本变化、有关问责制的一些元素，以及我们推动 **DNSO** 变革成 **GNSO** 和 **ccNSO** 以及全新组织的结构元素。因此，他们将谈论一些不同的主题，包括他们所识别的纠正方案，以及自那时起所总结的观察结果。

我们还将聆听 **ICANN** 副总法律顾问 **Sam Eisner** 的发言。此外，**Sam** 也出席了本次会议，她在加入 **ICANN** 前后掌握了有关问责制丰富的专业知识，问责制一直是组织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成员积极参与改善的主题，此外，她还会向社群传授大量正在进行的讨论的专业知识。因此她也将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是在专家组发表观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 **NTIA** 助理商务秘书 **Larry Strickling**，他也将发言并出席专家组的讨论。谢谢。

LARRY STRICKLING:

谢谢 Theresa。现在，我知道我们即将转入更高程度的一般性讨论，但是我希望具体说说 IANA 移交，以及我的一些博文和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反应。开始之前，我想向参加了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举行的董事会 CCWG 讨论的同仁们说说那份记录，很显然我需要声明我的死亡报告有些夸张。

[笑声]

但是我很感激今天能有机会在会议中就 IANA 移交发言。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执行这一移交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在我发言一开始，我希望向社群中一直参与这些讨论、会议、电话会议、现场会议，并为移交制定最佳计划的同仁表达我的谢意和敬意。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人都应对组织随着这些讨论和审议的持续而日益强大的事实感到骄傲。这充分彰显了多利益相关方流程的强大力量，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认识和理解各位在 ICANN 行动的强度和持续力度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现在，组织要求我发表我对到目前为止的提议的观点，但是很遗憾，我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失望。因为，我不打算谈论这一主题。我认为对一个公开参与的过程强加我的观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过程欢迎各种观点，而且参与者能够充分试验各种移交方案。相反，在 ICG 最终确定 IANA 移交建议，以及 CCWG 继续其工作并聆听有关其问责制草案提议反馈时，我所希望做的是将眼光再放远一点，就我们一直正在使用的流程以及我们将用于评估和接受提议的安排提供一些观点。此外，我还想在这些发言中强调为及时完成移交而进行实施计划的重要性。

移交计划确定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我们在 2014 年 3 月公布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今晚我向大家传达的第一个观点是，在完成和记录计划时请关注 NTIA 标准。当然，这也不是说您应当停止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您希望解决 ICANN 中的其他问题，并希望解决世界饥荒或癌症治愈的问题，请继续。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制定符合标准的计划，因为我们的审核将始于和止于这一计划。我是在周五的 CCWG 会议上想到这一观点的，在那场会议中，与会者制定了一个评判正在考虑的不同方案的标准列表。那一场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优势、劣势、复杂性等。其中有一位支持者所赞同的一个特定方案涵盖了不同的因素，并解释了如何实施，以及计划如何满足这样和那样的条件。但当他被问及该方案是否符合 NTIA 的条件时，他却并没有发表观点。在场的与会者也没有提出问题。因此，我敦促各位专注于这一任务。您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是这一方案或其他方案是否能满足条件吗？

我希望向各位表达的第二个问题是提出经充分验证的计划的重要性，我所说的重要性是指：社群是否构建了记录支持计划，并提供了最终接受的基础？例如，记录需要清晰、令人信服地表明计划能够符合条件。这应该不言自明。此外，记录还应反映社群完全理解其提议的含义。当前结构或做法的每一个变化都有望产生相应的结果，而其中一些结果可能是意外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社群将如何在计划过程中识别和缓解所有这些结果的影响。

记录还应反映社群考虑了备选方案，而且社群应记录评判和支持提出的方案优于其他考虑方案的证据。记录应在最大程度预测和回答所有人可能针对计划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压力测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说明计划。社群应尽可能多地在当前解

答问题，而非留到今后的讨论和决策之中，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对于我们而言，要证明一个包含诸多今后工作问题的计划将困难重重。

此外，如果计划依赖于改善现有机制，那么记录应反映社群理解了当前流程的缺点，并理解针对这些缺点的建议改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我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到的独立审核小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信任三位、五位或其他数量的人员来替代选举董事会的判断对于社群问责制的作用可能较小，社群有可能获得挫败感，这样一来，较为激进的人员也可能通过追求其狭隘利益而推翻多利益相关方的共识。因此，如果社群强烈希望依赖于这一机制，那么它应该回应针对当前存在的流程的批评。

所有这些因素都应推动社群最终形成尽可能简单，但又满足社群需求、符合我们标准的提议。但如果建议过于复杂，那么这将增加后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社群有可能无法识别和缓解计划所产生的所有结果。而且实施较为复杂的计划必然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让我想到了移交完成时间和安排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知道当前的 IANA 合约将于 9 月 30 日到期。而且在座的每一位大概都能想到移交计划（包括实施）都不可能在这一日期前完成。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将合约延长多长时间。今天，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方案将合约延期两年，即延期到 2017 年 9 月。当然，如果我们简单地延期合约两年，这可能会让社群认为我们不需要抓紧制定计划，或者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被误认为美国政府对完成移交支持力度的削减，这一点令我有些担忧。因此，数周前，我曾要求 ICG 和 CCWG 的社群领导向我介绍移交计划的最新情况，并介绍他们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最终确定计划，以及在计划批准后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实施。但愿我们能在本周会议结束后不久收到答复，现在让我们假设社群的建议是这些工作所需的时间将少于两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与 ICANN 磋商根据社群的意愿对合约延期。

现在，这一时间安排方面的一个因素是美国政府审核和评估计划需要多长时间。正如在座的部分同仁所了解的，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采取的措施将影响美国政府的审核时长。所以，现在让我来向各位介绍这一立法的状态。

自 2014 年 3 月我们公布 IANA 移交的消息后，我们的国会一直对此高度关注。三个不同的委员会至少召开了五次听证会，Fadi 和我将于 7 月早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后召开第六次听证会。

国会工作人员曾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 ICANN 会议，其中一些人员还将出席本周在阿根廷召开的会议。

现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考虑将影响移交，特别是移交时间的立法。这一立法需要 NTIA 在我们收到计划后向国会证明该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条件，而且社群董事会已经接受了支持这一计划而进行的所有必要的章程变化。当我们完成这一步骤后，国会需要经过 30 个立法日进行审核和评估。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这里所说的不是日历日，也不是工作日，而是国会召开会议审核我们的报告并决定是否希望采取任何行动的天数。

当然，国会并不一定会采取任何行动。因此，30 天过后，ICANN 和社群将能够完成计划实施，除非国会在这阶段过程中采取了任何行动。当实施完成后，NTIA 和 ICANN 便能结束 IANA 职能合约。

现在，我们所收到的好消息是正在华盛顿进行的这一讨论重点正从是否需要进行移交转向确保其能顺利进行，并获得充足响应。但很显然，如果这一提案纳入法律范畴，那么这将让美国政府审核的总时间增加两个月，因此根据我们收到提议的时间不同，我们初步估计整个周期需要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立法语言中所衍生出的另一关键元素是需要尽可能公开和迅速地制定出章程变更的特定语言。我们希望避免在收到计划后因社群编写和审核语言造成的长期拖延，因为这也将阻碍我们向国会证明计划和提议能满足我们的条件。

所以，对于今天下午这一问题已在 CCWG 和董事会之间进行了讨论，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听说董事会能够提供技术协助，从而在整体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快地制定章程文本。

总结一下这一合约延期讨论的主题，社群需要确定并告知我们何时能完成计划，增加四到五个月的时间供我们审核，并在我们通过国会等待期后考虑完成实施的时间。

再次提醒大家，毫无疑问，计划越简单，实施就会越简单，实施的速度也会越快，这也能让我们更迅速地就 IANA 职能合约达成结论。

我希望提出的最后一组问题是识别 ICANN 中的问责制问题，以及制定适当的响应。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人自信地认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在我分别聆听成员模块的讨论、预算审计以及类似会议时，有一点让我深受震惊：社群总是循环往复地推举社群的人员进

入董事会，然后又不再信任他们恪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利益行事。

[掌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并没有问及社群领导为什么能够通过加入 ICANN 董事会而实现身份转换，这一点让我感到很疑惑。此外，我所担忧的是，除非社群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大家所谈论的所有其他问责制工具都无法实现社群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承认，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认为 IANA 并不需要一个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社群需要分析为什么当前的体系会导致董事会信任的缺失。这是否与董事会的选举方式有关？还是与董事会的行动标准有关？

我已经在我的博客中提出了这一问题，特别是，如果社群希望看到的是董事会接受社群政策共识，那么董事会行动标准难道不应确认社群应以公开、透明、包容的方式达成共识吗？如果社群不希望董事会代替其自己对社群的判断，那么为何不制定一套能够更好地界定董事会审核范围的标准呢？

理解为什么董事会要制定针对社群反对的判断的政策是一个相关问题。这是否因为社群的政策流程无法解决将由董事会决定的问题？还是因为社群没有在议题呈报给董事会之前完成相应的工作？

这些都是各位应该思考的问题，即便不是今天立即开始思考，也应纳入接下来数月或数年的考虑范围内。最后，我希望这些观点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我的言论激怒了大家，我也并不介意，只要这些内容能让您思考这些问题，并让您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够了。

无论如何，

[掌声]

无论如何，感谢大家的聆听，期待与大家一同讨论。

谢谢。

[掌声]

THERESA SWINEHART:

谢谢 Larry。我想我们中很多人都会开始思考您说的的问题，我同时认为这些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表明现在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包括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回应 Larry 的观点，我们是否周详地考虑了每一个问题？

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因此我们还有机会进行完善。

Leon 和 Thomas，二位作为这一重要问责制工作的主席，你们是否有什么评论或观察结果要表达，或者还有什么跟进问题要提出？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关于如何让移交平稳有序地进行，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组织的文化，甚至进一步澄清各个人员在这个整体体系中的角色，从而避免发生混乱。

但是，简言之，在我们开始本次会议之前，我们与董事会（董事会和 CCWG）之间召开了一次成果颇丰的会议，我们双方都认为目前

也许存在对我们正在开展工作的不信任，但是至少 CCWG 和同事会之间保持着高度一致。我们确认，相比过去几个月，我们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此外，正如各位所知道的，这是一个联合项目。我们与他们之间，或者社群组与社群其他部分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联合项目，我们致力于达成共识。这有时需要我们对正在进行或建议的内容保持公开、坦诚和批判的态度，但是我们全体正向共同目标迈进，这是一条好消息。

THERESA SWINEHART:

我认为我们能否稍微往前回顾一番，看看有关问责制问题的讨论能否引起大家的回忆，或者以不同的方式鼓舞发展改革，在组织较早阶段，这场变革曾表现出了对其属性的较大变更。

Nii、Alejandro 和 Lyman Chapin，我不知道各位将如何回应，Lyman 您是否想先来说说？

谢谢。

LYMAN CHAPIN:

谢谢 Theresa。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您的评论，但是请原谅，我不想批判过去。我们希望确定能否从过去 ICANN 的重大重组过程中吸取经验，因为这将让我们思考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接下来我将重点说说两个不同的主题。很显然，2001 到 2002 年是最初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元年，当时的情形无法与 2015 年的 ICANN 同日而语。我想我不必赘述，因为所有人都非常了解其间的差异。

但是我希望专注于我们社群当今需要解答的两个重要问题。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我将其称为动机，甚至是理念。2001年，当 Stewart Lynn 首次提出应发展和改革流程的问题时，我们充分了解所处的环境，但其中缺乏社群很多部分的参与，而且只有三年历史的 ICANN 作为一场公共-私人合作的新实验取得成功的局势并不明朗。

当时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制定能够鼓励和维持社群中所有受影响的成员有效参与的结构。当时，我们没有有效的方法让政府参与其中，也没有可接受、达成普遍理解的方式让他们为这一过程提供帮助。此外，我们完全也没有一般会员组织，既也没有 ALAC，也没有任何其他一般会员的参与。我们还缺乏大量人才，也就是之后加入 ICANN 社群的人员。这些人员当时并不是社群中的一部分。他们当时并未承诺和愿意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制定了一项原则目标，即创建当时称为 ICANN 2.0 的结构。

但很显然，目前的情况已与当时千差万别。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所获得的资助过多，还有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拥有过多的积极参与者。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显而易见，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另一个问题则比较容易描述。目前在座的三位都是当时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我们同时也是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的其他部分和社群成员提供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但是当时 ICANN 内部进行的发展改革属于董事会的活动。不言而喻，当今这完全属于一个以社

群为中心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在我看来，这关系到组织的运行状况，以及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方式。

因此我不想再批判过去。我想让专家组中的同事来介绍今后的情况。

ALEJANDRO PISANTY:

谢谢 Theresa 和在场所有同仁的邀请和组建专家小组。

Lyman 已经说了推动发展与改革进程的一些关键问题，以及引导这一进程的改革委员会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高强度的协商过程。在此期间，我们对很多文档进行了磋商，我记得其中一份文档的草案就经历了 19 轮磋商再最终定稿，这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我们评估了众多方案。

正如 Lyman 所说的，我们主要的问题在于参与和代表。大家需要寻找各种不同方案，而董事会需要拥有一个所不曾拥有的开放式参与通道。

问责制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存在，但问责制在 ICANN 的逐年发展过程中逐渐拥有了诸多不同的含义，社群的不同部分也曾多次提出问责制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告知代表流程的关键一点是：问责制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或一个双向通道，当然这是一个更加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或比喻。问责制往往是所有权的代名词。大家会要求董事会或组织的任何其他部分对其负责，也就是掌握部分所有权。

当然，问责制还意味着我们都认同并不存在永恒和无限的行事自由，而实际应当承担责任、恪守承诺、满足合理以及有可能破灭或无法实现的期望。

但是问责制也是另一个方向中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一般会员发展成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即组织和一般成员以及 ICANN 中的其他部分现在能够说明他们所代表的团体。他们经由其同仁审核。举例来说，一般会员的认证过程就是同仁认证的过程。因此如果您所认识的某人表示他们代表世界某个您不了解的地方的工程机构，那么您一定会认识知道这位代表的某位同仁，该同仁并将告诉您他们实际上代表 5000 或 500 人的团体。

这是我们认为应当认真处理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也是我们从不断累积的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观点。

审核过程是 ICANN 发展中另一非常重要的部分。

自 ICANN 成立伊始，董事会和员工能够从容应对社群的建议，但是他们也可能形成自己的建议。而审核过程从最一开始就已经设置。ICANN 设置了独立审核小组，这一小组根据章程组建，并由充分了解 Internet 的已退休法官担任。

1999 年，数名拥有法院裁定经验的 65 或 70 岁的律师所掌握的 Internet 知识并不丰富，这两方面几乎有些自相矛盾。您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掌握有关 Internet 的深厚知识。

因此他们最终由一群不同的人员替换，从而组建了一系列响应和调整层。其中一位为监察官，一位负责董事会审核过程，另外还有一位负责独立审核过程。

这种准司法仲裁流程已经过测试，至少对于 XXX 的决议而言，它已被证明能够发挥重大价值。这一流程实际上能够恢复重要决定，而这曾是域名系统发展道路中的一个分支。

因此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流程改善（或者假定的改善）。

这些仅是我们认为获得了进步的部分示例。我们还考量了会员关系的可能性，即让所有人都成为会员。大家都深知这其中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充分讨论了这一主题。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您永远没有机会解决此前搁置的问题，因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当前的举证责任较大，因此我们正在审核一项新的机制，在新的条件下，现在举证责任将变得更加可行。而我们应当摒弃这一观念，因为制度观念已经存在并让其变得更加明确。

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但是我们仍有很多内容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些内容是由上一任委员会提出，我希望它们能成为推动 CCWG、ICG 和任何其他工作团体前行的动力。

NII QUAYNOR:

我想就此谈一些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应看看 Strickling 的报告。最近我重新阅读了这份报告，我认为其中一点非常有趣。其中一个说法是“无效的过程是失败的。”因此，当我们在当前的审核过程中制定结构和流程时，我们应注意效率、实际性和实施的运营能力。

仅仅定义结构和流程是远远不够的。您应从社群运营的能力角度出发测试这些结构和流程。当然还有效率方面。否则，这无法对社群发挥价值。这是我观察到的第一个问题。但如果再看看那份文档，您或许会有与我不同的理解。

我希望补充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自下而上的组织和社群。

因此在我们向 ICANN 提问时，我们也应当思考如何赋予我们选区权利。

换言之，仅仅要求 ICANN 赋予社群权利，而不要求赋予我们选区权利是不够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做到自下而上，那么我们就应恰当实施。无论是相关的会员问题，还是协议问题，抑或其他问题，这一点都适用。因为这在双方向上都能发挥作用。我的意思是，我们真正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因此我认为现在思考如何从整体上实现这一点合情合理。

我所观察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投票与共识。

我认为少数人的立场、观点和想法在共识环境中能获得更好的认同。语言就是一个能够很好佐证的例子。因为很多人都能使用其他工具来获取帮助。但是如果您进行投票，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无法入选。因此他们有可能考虑如何从董事会级别和社群级别来增强我们识别共识的机制，并脱离投票方式。在我看来，对于少数人的需求而言，投票有可能会阻碍他们，而共识则有可能对他们有利。因此，我支持这一观点。当然，我并不打算就此提议的任何特定方面发表评论。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组织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也应致力于增强这些内容。谢谢。

THERESA SWINEHART:

非常感谢。其中所蕴含的一些主题非常深刻。特别是 Lyman 认为在改革过程中，董事会社群将发挥重大价值，对这一点我感同身受，现在确实是一个以社群为中心的过程，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有关问责制主题的问题。同样地，Nii 所提到的观点也非常中肯，其中包括赋

予社群权力的问题、少数意见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就不同观点达成共识，并确保在主题中囊括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的问题，因为这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息息相关。

Thomas 和 Leon，我相信二位对这些内容肯定不陌生，针对这些问题，二位是否有何观点和评论，是否希望就这些主题发言？

LEON SANCHEZ:

是的。

我想说的很多。首先，我想感谢各位的意见，这对于我们很有帮助。我想就您提到的一些观点继续展开来谈谈。没错，ICANN 和 ICANN 社群，以及 ICANN 及其社群的能见度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您放眼目前 GAC 中政府代表的数量，再回想五六年前，您就会对这些重大发展一目了然。当 ICANN 开展您所提到的工作时，ICANN 将接受美国政府的监管。因此我们需要在美国政府监管缺失或潜在缺失的情形下重新审视问责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在。这也就是本次移交过程中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让 ICANN 能够在临时断开与美国政府的历史关系时自行保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分裂任何已经存在的事物，抑或构建新的事物。相反，我们一直在非常认真地研究机制，并将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减少对现有体系的侵害。因此，在我们工作一开始，我们就做了两项事。我们创建了一份现有 ICANN 问责机制的清单，以期了解真实的现状，从而充分理解我们能够基于哪些基础构建新的内容，以及哪些内容需要进行完善。我们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分析了 ICANN 在去年发布公告后开展的公共评议期的成果。因此，我们并没有依赖于当今我们自己小组的观点，而是关注了社群去年所表达的意见。这些意见清晰地

表明了他们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所认为的 ICANN 当前体系中的缺陷所在。

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开展工作。根据这一社群的反馈、我们组的意见，以及帮助我们的独立专家的观点，我们设定了一系列要求。

这就形成了问责制增强的定义，但是我并不打算详述这一内容。简言之，这只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整个流程。我们已于最近进行了第一次公共评议期。当时我们所编纂的报告并非基于共识立场。但那是一份概要，其中概述了我们提交获取公共意见的内容。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我们都了解所发布的内容并不够周详。但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因为我们无法继续等待，并计划在后期确定需要更改方向的内容。因此，我们打算安排两个公共评议期。现在，第一个公共评议期已经完成。我们也分析了所获得的意见，并重新审视了已设立的一系列要求，事实上，我们已经更改了所提出的一些临时建议。因此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正在进行，其中就包括各位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投票和共识流程就是其中之一。各位说得没错，没有基于社群所创立的政策表达意愿的人员不应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其意愿。没错吧？因此，我们正在思考这些不同的层面，并确保设立有可能因不当理由而被滥用，或为了绕开社群政策开发的强制机制。我认为我们应立即遏制这一现象。其实我还有很多想说的内容，但是我不想一个人独占发言机会。

THERESA SWINEHART: 太好了。我们会留有大量时间进行讨论。接下来我将有请 Sam 向大家介绍他在加入组织之前所获得的经验、他参与这些讨论的情况，以及有关如何将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的观点。

SAMANTHA EISNER: 谢谢。我认为发展的主题是对的。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是我们理应在此。我们需要开展这些对话。因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从旧的模型中脱离出来，旧的模型中充满了深谋远虑，这些深谋远虑源自发展与改革流程，并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重审流程、独立审核流程，同时能随时间推移为我们提供经验和从中衍生出来的其他增强措施。但我们知道这并不完美，这需要获得帮助，这需要进行改革，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循环往复仅仅专注于首轮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所形成的两个流程。

2012 年，我们成立了一个问责制结构专家小组来深度分析这两个方面。但是专家小组看上去更像是发展改革所形成的成果，而非 CCWG 的成果，这是因为这主要是一个员工驱动和独立专家所形成的成果。尽管我们有机会进行社群参与和公共评议，但是当时并没有像当今 CCWG 这样运行。在我看来，就像 Fadi 今天在 CCWG 与董事会的会议上所说的，当今所开展的流程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能够汇聚在一起，而且有这么多人在周日的晚上关注、聆听和讨论这些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主题切中要害。

无论组内能否始终达成完全一致意见，我始终认为我们与 CCWG 所开展的工作仍然产生了很多积极成效，因为我作为 CCWG 的成员能够每天与 CCWG 共事。但就像各位所知道的，我深知我们的体系需要接受检验。这其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新通用顶级域项目会带来多重挑战，不是吗？它将为整个社群以及申请人指导手册的发展带来挑战。但是我们还知道，在任何情况下，ICANN 都将存在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因此各位需要检验各自的体系。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我们观察到现在已经开始了众多重审流程，而且还看到了多个 IRP，而在 ICANN 的历史上我们仅收到过两个 IRP。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些流程并不够完美。因此需要改革这些流程。如果没有过去所开展的工作和深谋远虑，那么我们今天就无法坐在一起真正分享经验，探讨需要改革的事项。这就是我在组织中所获得的体验，近 10 年从事这些问责机制工作所获得的体验，而当前的发展状况确实令人振奋。

THERESA SWINEHART: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希望我们能够展开开放式的讨论。另外我想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不同的角色。Larry 在开始时已经提到了这一主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社群推举社群成员加入董事会，然后他们对角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不是吗？人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例如从政府到私人部门，或从公民社会到董事会，抑或其他。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放眼我们的角色和社群内利益相关方的角色，以及相应的责任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值得我们讨论。现在麦克风已经打开，如果大家希望加入这一讨论，请开始。

Becky，我想问问您是否愿意发言。谢谢大家。

在我们实际关注改革领域时，Becky 曾供职于美国政府。她目前供职于私人部门，因此她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Becky，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BECKY BURR:

非常感谢。我刚刚碰掉了麦克风支架。

因为我太激动了。首先我想表达对所有专家组成员的敬意。我特别希望曾与我在 2003 年发展与改革活动中紧密合作的同仁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的敬意。Larry Strickling，Strickling 先生，让我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敬意。

但是有一些观点也许会让您听起来我在向您质疑，因为确实如此。

[笑声]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承担证明有需要对 2003 年以来的决议进行改革的举证责任？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觉得 2003 年的发展改革不够完美。就成员关系问题而言，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已与当时千差万别。我们刚刚举行了一次选举，这次选举采用投票箱的方式，但是社群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流程。

我们创立了 SO 和 AC，并首次将其纳入流程之中。因此成员关系是否有效的计算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我同意我们不应简单地抛弃过去的流程。但是我认为发展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而我们也曾在成员关系模型中考虑过这个结构。

没过几年之后，我们便形成了一个能够支持该模型的稳固结构。因此，如果社群和个别选区有所意愿，那么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此预测最终将达成怎样的共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应当正确开始的前提，而且我们应当格外小心。

当然，此举之目的并不是为了发表类似于“免责声明”的论调。您可能还记得我曾撰写过监察官重审和独立审核提议。现在，如果您还记得这一点的话，您也许会有些望而却步。但是我却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提交了那些提议。我的挚友 Joe Sims 将提议退返给我，并当着我的面进行了批判，但是我还是重新提交了。当然，那一晚让我彻夜难眠。

因此，我想宣读我提交的提议中的部分内容。

“ERC 蓝图缺乏就章程修订以涵盖 ICANN 的使命的问责制内容。ICANN 缺乏问责机制来检查权利的滥用，从而确定特定行动是否构成或需要制定政策。而且问责机制将失败。”我并没有用到“可能”一词。我说的是“将因缺乏意义深刻的审核标准而失败。”

而现在这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也真正取得了进步。但是这并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并保持开放的态度。

Larry，我只想说一点。不好意思，事实上我打算说两点。

首先，我不能确定董事会如何确定是否已达成共识，这是怎样的一个流程。举例来说，两个字母的发布和商标，以及我们最近所遇到的 50 个问题就让我们感到困难重重。现在也许您会觉得可以承受，虽然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只需要继续发展即可。但是我想社群中的一些成员可能会感到这一方法所带来的压力。

从本上来说，我感到有些迷茫，毕竟 ICANN 是一个常规组织。而且我们也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您看看申请人指导手册或注册

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联系人的发展情况，并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您就会发现这与规则制定流程相似，问题也就将显现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因此，我无法理解，或者我并不打算这样描述。

我认为这一流程的建立是在权利基本分离和分配之后进行的，而这应该是一个坚实、可靠、民主的过程。我们已经发展成熟，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我认为这是关键的一步，

因此我深知其中的复杂程度。而且我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摒弃这一问题。但是我们的根本目标真正在于构建某种平衡，而且我认为这一点势在必行。

LARRY STRICKLING:

趁您还没有离席，我想问几个问题。我并不打算直接回应。虽然您提及了应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方法，但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就创立政策而言，这与典型情况相反，因为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他们都来自同一起点，并集成到同一体系之中。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吸引我的魅力在于所有权利能够停留于利益相关方社群中（如果他们愿意能得以实施的话）因此我认为这一组织的政策首先应当停留于社群层面。即社群能够定义和决定社群范围内的意愿。

据我所知，政策与实施的问题在过去数年中一直困扰着组织。但我想问这为什么会构成一个问题呢。如果政策制定者、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希望决定这些问题，那么他们应有权定义社群范围内意愿。

我认为这一模型的自然成果是其确实改变了我们董事会的角色，董事会可能需要保护流程卓有成效，而他们能够对其进行验证。但是，当社群从实质上获得自己范围的决策权后，他们将在这一点上让权力脱离董事会。

如果董事会得出这一流程终将失败的结论，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采用他们自己的判断替代，而是返回社群处理。

现在，如果因为社群工作量过多而导致形成过多瓶颈的话，那么社群可调整社群范围内产生的事项。而且社群能够自行决定，对于董事会而言，这是我们希望您决定或配备人员的执行职能。但是就目前而言，他们既可以提供一个标准，也可以从基本上表示愿意接受您的任何决定。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权力分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所有权力始于社群，并将在社群认为适当时分配。但是社群能够保留所有政策决定权，因为他们能够自行处理，并希望保留这样的权力。请注意，我最后这一句话并不是疑问句。

BECKY BURR:

好的。无论如何，我能回应两句吗？规范所有政策制定，并建立框架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这可能是 3 号发展改革或 3 号工作流，George，您应该负责这一问题。社群中一直开展着有关这一问题的的工作。但有一点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限制社群的角色在哪呢？难道是因为权力平衡的缺失是社群制定自己意愿的前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我对这一组织的运行状况和合法性表示担忧。

LARRY STRICKLING: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THERESA SWINEHART: 太好了。接下来，我将有请 Erick 发言，如果还有人希望发言，请告诉我，Lyman 要不您先开始，然后 Erick 再接着发言。

LYMAN CHAPIN: 好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一些，我将集中讨论 Larry 在较早的发言中提出的一点。回顾 2002 年时，信任和问责制的问题与现在有所不同。当时，这更多的是与参与和透明度有关。而现在在由 Thomas 和 Leon 担任联合主席的流程中，几乎所有内容都与信任参与分解、流程分解和出现问题时的应对措施有关。Thomas 很适合来解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但现在我在这简要地说明一下，在过去，美国政府将提供支持，而现在，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没有美国政府监管的环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社群创建了 ICANN 内的所有这些组织，并推举我们的人员参与其中，但最终我们又不信任他们，而是完全信任 NTIA 采取正确的措施，那么如果其他人有所失职，则我将向 Larry 建议：NTIA 应该拥有比任何美国机构更宽泛的信任基础。

[笑声]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些从本上说并无大错，但又有些奇怪的问题，因此我还是想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我们即将制定组织的新结构、问责制规则的新结构，并纠正我们上次所犯的 error。为了让我们比上次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分析条件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THERESA SWINEHART: Lyman, 谢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知道这也许有些偏离今天的主题, 但是我认为很有必要回应这一较早提出的问题, 所以也请发表您的观点。

ERICK IRIARTE: 谢谢! 我叫 Erick Iriarte, 我是 PE 的法务负责人、LACTLD (ccTLD 在拉丁美洲的协会) 的 CO 主管。正如 (说名字) 所说, 我的回答仅限于我的能力范围。我将使用西班牙语发言, 因为这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由于 Alejandro Pisanty 和 Abril 之间的会议采用英语进行, 因此他们需要翻译所说的所有内容。

当一些工程师坐下来谈论数学或数学定理时, 很显然二加二等于四, 除非您添加核数学, 那么二加二几乎可能等于任何结果。当律师坐下来谈论同一问题时, 即便他们采用相同的理论基础, 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我敢打赌, 如果我们认为存在民主三权分立并获得权力平衡, 那么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即使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完全相同。

我想说的内容已经在 CCWG 上说过了, 我是整体的一部分、一位成员、一位代表, 这有可能影响 CCWG 至今所采用的方式, 以及由多数人所编写和决定的所有决策, 但是我承认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民主概念中的一部分。我认为, 在一个单一社群中考量所有 TLD 一直是错误的。通用顶级域名社群基于协议结构、适用的司法和绝对适用的立法 (确立事实) 来确立其自己的维度。

ccTLD 已历经了不平等的平行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基于与当地社群关系的正式协议，就实质而言，政府的司法和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较大差异。通用顶级域名和 ccTLD 提议中的一个单一解决方案并不能满足所有社群或所有 TLD 自己范围内的要求。因为各自的问题不尽相同，制度也不尽相同。欧洲的民主现实、不同州之间的关系、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和拉丁美洲、亚洲或非洲的情形不尽相同，如果与 ccTLD 的关系脱离了 RFC 1591 的技术关系较长时间，那么我将重述 Larry Strickling 在一开始所说的观点，回顾 NTIA 所要求的建议，我认为 NTIA 需要放眼 Internet，特别是放眼 2015 年 ccTLD 社群之外。这些政府问题、公共政策问题与仅仅维护更新数据的简单技术定义并无过多关联。所有这些都已经在 GAC 讨论之中，例如，我们讨论了授权和重新授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所有评论中重复出现的问题，至少存在于隶属 CCWG 的 ccTLD 社群。如果是这样，而且 CCWG 提出的解决方案运行良好，那么这一问题不会包含于任何提议之中，但实际上这已经排除在提议之外，但我们正试图一叶障目，而实际情况复杂，所需时间较长，因此我想清晰表述时间维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将迫使我们推迟关系，或延长合约两年，这将对美国国会产生政治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消除参与和干预。当您在美国国会内听到或读到有关评论时，您可以说如果最终的决定将由华盛顿的一些人做出的话，我们社群为何还要开展工作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技术维度的复杂政治问题。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很简单，并能让可行的社群提出易于理解和编号的提议。虽然我们能对多数问题提供提议，但 ccTLD 和通用顶级域名对此没有提议。

我将尊重 CWG 的多数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我们称为现代民主的最佳解决方案。谢谢。

THERESA SWINEHART: 非常感谢 Erick。有人希望回应一番吗？Leon 和 Sam？好的。

LEON SANCHEZ: 谢谢 Erick。由于您使用西班牙语发言，因此我也打算采用西班牙语回答。毫无疑问，ccTLD 的确是在 CCWG 中经历反复多次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理解这不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案，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考虑一些不同的特点，考虑到这一点，很遗憾 Mathieu Weill 今天不在现场。他是代表 ccNSO 的联合主席。讨论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讨论考量了不同方面，很显然我们在 CCWG 中所开展的工作试图直面这些特点，这也彰显了我们承认社群的多样化。显而易见，这是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一项工作。其中一些细节有可能需要调整从而响应您提到的问题，这些细节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当前的文档中，因为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但是，我向您保证我们正在积极讨论这一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和社群都将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我们是否应在社群内进行这一工作，美国将有相应的人员进行最终决策，而这其中将产生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政治问题，即我们当今所开展的工作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我们能够协调社群，尽管之间我们并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工作，而这也能彰显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够奏效。尽管存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也对这一模型并不看好，但是我们正在向大家展示这一模型卓有成效，并能获得发展。谢谢。

THERESA SWINEHART: Tom, 你有要补充的吗?

SAMANTHA EISNER: 谢谢。Erick, 我知道您的很多评论都与跨社群工作组的管理权命名职能提议有关, 但是我认为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中肯的问题, 而我们在谈及 CCWG 问责制提议时应关注这些问题。其中很多内容都涉及 Becky 与我左边这位先生之间的讨论, 我们曾基于构建结构的需要而搭建了一个体系, 不是吗? 我们搭建了一个目前正在使用的结构, 并将其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问责制增强的基础。但我们能从 Erick 的意见中所提取的一条信息是社群自身可能将继续发展, 而且我们需要期待其继续发展。今后, 我们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社群。在三到五年的时间中, 我们可能将以统一的方式审视 ccTLD 或 IDN 的发展, 那么是否存在审视它们的不同方式吗? 在通用顶级域名方面, 注册管理机构是否将成为一个统一组, 或者将形成不同的需求? 我们是否将看到其他方式, 即社群可能需要重组您此前谈论的代表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保护集成到问责制中, 从而形成 ICANN 今后的版本, 并让不同结构的今后版本拥有含义丰富的参与方式, 并纳入今后的体系之中。

THERESA SWINEHART: 谢谢。

谢谢 Sebastien。

SEBASTIEN BACHOLLET: 我希望使用英语发言，我想向因为我的麦克风的关系而只能看到我背影的同仁说一声抱歉。

我想谈谈信任的问题。信任是一个复杂的主题，所涉及的问题也同样复杂。我们无法快速解决这一问题。

当一般会员审核结束后，首轮审核以及报告中的提议提到将从每个社群，每个组选举两名成员。而社群的决定是仅选举一名成员。这应当是我们信任的一个议题。但这当时并没有获得信任。在进行一些决策时，社群的问题同样适用于董事会。

我认为整个社群必须对信任问题保持格外小心的态度。我们需要采用两种方式从各个层级建立今后彼此之间的信任。

但我们如何实施我们当今的发展问题却难度不小。在我看来，三年前，我们应一直就 ICANN 3.0 开展工作。我们现在应已经重构了结构，从而能够坐在这里谈论 IANA 职能的移交。但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一程度。

在当前的情形中，我们的结构并没有满足当前的所有需求，而且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简单、易于实施，并可快速应用的提议，从而告诉美国政府我们能够实现目标，但是很遗憾，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我希望我们在后续步骤中不会再错过。

我们应当开展紧密合作，并互相信任。

谢谢。

THERESA SWINEHART:

是否还有要补充的？有请 Alejandro 发言，然后是 Sam。

ALEJANDRO PISANTY:

谢谢，我将利用这个机会来简短地回应一些评论。我是 Alejandro Pisanty。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当明确现在进行的改革流程与之前的改革流程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可以说，这一改革流程已经超越了此前所说的 IANA 监督移交的规模。也就是说，我认为这绝对是基于 2003 年以来的发展而迈出的坚实一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开展了大量工作，更是因为这引发了诸多变革。Sam 也已经在发言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关信任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正如 Larry 所提出来的，当我们推举出最信任的人员之后这一矛盾就将显现，Thomas 也提到了这一点。确切地说，每当最受信任的人员加入董事会后，他或她又将成为最不受大家信任的人。

但根据我们大家（至少是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当前很多的流程中，设计特性或设计要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社群的信任。似乎一部分人将当前的工作理解为每位 SO 和一些 SO 内选区的恐惧，而另一部分人则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利用任何形势的便利。

社群中这一基本信任等式是由代理机构构成，并将破坏社群所组成的有机整体、董事会和议会等。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这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在 ATRT、能力和透明度审查（包括 ATRT 和 ATRT2）中提出来了，而且我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流程中至

关重要，ICANN 将其纳入更多流程和结构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正因如此，大家才得以拥有一个需要信任的流程。您并不需要简化流程，实际上您应当构建更多组成部分，从而相互平衡。最终您可以获得一个被我称为托勒密的流程（英文为 Ptolemaic），这一流程遵循托勒密的天文学原理，改原理描述了行星的轨迹，如果那不是完美的椭圆，那么它们将在圆周上添加一个旋转的圆周。也就是本轮之上的本轮。一段时间以后，哥白尼打破沉寂，进一步简化了这一理论。这样就能形成更多信任，因为人们不会通过一层层的流程来了解彼此，而是通过直接的交互来互相认识。我认为这一点尤为适用于 IANA 的监管和 IANA 监管移交的最终评议。

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位都应为开始这一任务的果敢而鼓掌。我们正试图采用一个政府参与程度较低或无政府参与的方案来替代政府，这一规模对于常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恰到好处。社群能够分析自身的技能，并确定自身的技能与研究这一流程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拥有国际清单、经验、前瞻性和一些我认为的其他技能的顾问团与 CCWG 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希望 CWG 也能在必要时与这些顾问团开展合作。

因此这一任务任重而道远，也有可能需要简化，并增加直接监管和纵览所发生的情况，如果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将深受鼓舞。

THERESA SWINEHART:

有请 Sam 发言。

SAMANTHA EISNER:

回到 Sebastien 提出的信任问题。这也为社群提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对立的建议，董事会也曾尝试接受这些建议。

ALAC 审核要求从一般会员社群推举两名成员。而董事会审核则表示董事会的规模过大，难以形成良好的治理。

经验证的建议中曾表示您应将这一社群提高到拥有董事会表决权的级别，而与此同时您又被告知董事会规模过大导致难以良好地治理，那么您将如何平衡社群的请求？为了平衡这两个建议，我们只应设置一个席位。

此外，我们应如何应对问责制流程中的压力测试？我们如何化解经社群验证的政策和观念间的相互冲突，义务将在何处发挥作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又如何确保不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破坏信任？信任可以是社群中的信任，也可以是与董事会之间的信任，但是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内容。

THERESA SWINEHART:

提醒得很好。Arasteh 先生请讲。

KAVOUSS ARASTEH:

谢谢。

首先，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在尊敬的专家小组同仁前说话仿佛作为被告置身法庭，这让我感觉有些不适，因此我想与大家分享自 2014 年 7 月 18 日以来作为一名 CCWG 参与者所获得的体验。介绍我在那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小时。

我曾有一次电话会议中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董事会持这么高的怀疑态度？

在董事会或 ICANN 17 年的活动历史中，抱歉，不是董事会，而是 ICANN，各位曾多少次提出问题，而又遭到 ICANN 忽略？而且当您重新提出后仍然被忽略？我数了数。两次？一次？三次？还是多少次？

没有答案。我所说的都是所记载的内容。

为何我们在流程中需要如此保守？如果某些工作突然有所成效会怎样？我们只是希望增强问责制，并或多或少地监管问责制？这将发生重大改变。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让我来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希望召回整个董事会。召回整个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取消制度。这存在于某些体制（并非所有体制）中，但我们又使用过多少次这个机制呢？这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音频不清晰] 又将怎样？如果实施所有措施，那么您又将推举谁来替代他们呢？

这一现象是否不可避免，其实际情况和理论基础各是什么？

我从来就不知道对此所设置的预算，我们只是将其纳入章程体制中而已。

ICANN 曾提供过预算，设置了公众意见收集环节，并获得了反馈。随后 ICANN 将其纳入自己或董事会的考虑范围之内。但如果实施不当，您有机会要求重审。

那么在要求重审后，ICANN 董事会又再次忽略您的请求，您将作何感受？

这就是您所选举组建的董事会。

您对所选举出来的人员作何评判，是否认为自己在选举过程中有所失误？抑或是坚持认为当初的决定没错？

这是一个战略计划。我在体制之中从未见过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是组织的工作，并需要接受评议。但是您并不需要发表意见。您需要纳入流程的是章程，这与章程获得三分之二投票或四分之三投票无关。

至于其他诸多事项，您需要实际考评哪些为必需事项。

需要设置多少 WSIS？需要添加多少资源和强制措施？您是否需要添加如此多强制措施？否则您有可能破坏某些体系。如果您添加更多资源，并反复强化，则有可能破坏体系。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应在多大程度上来纠正当前的情形。首先，我们应识别当前的难度。在识别了难度后，应着手应对这些难题，但并不是以格外保守和不信任的态度处理。我想不到存在如此不信任的理由。

再次强调，这些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团体。这些都是我今年以来所获得的体验。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

来说说最后一个问题，即独立审核机制。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董事会做了某个决定，而您并不同意该决定，并希望启动审核

机制，此外，如果您希望赋予该结果法律效应，抑或如果您的决定与（音频不清晰）和董事会的行动相悖，您会怎么办？

据他们所说，我们将依据要求行事。

您将诉诸法庭，但我不理解为何这么多人员和资源会反复诉诸法庭。自 ICANN 成立 17 以来，我们去过多少次法庭？因此我们确实应该认清现实，尊敬的专家小组，我们需要审核当前没有纳入考虑范围内的领域。

在我的国家，波斯，我们有一个说法：人需要两条命。第一条命用于总结经验。第二条命用于运用经验。现在，我们已从第一轮公共评议中获得了经验，现在我们就需要运用这些经验。

我们收到了很多评议，而且也收到了大家不满的意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并彻底审核。今天我很高兴，我建议 CCWG 迅速形成结论：当前的方式并不能奏效，因此需要审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降低怀疑的程度、降低保守的程度，并了解我们应在多大程度追求实际，而非理想。

非常感谢。

[掌声]

HERESA SWINEHART:

非常感谢。我们会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我们还将继续，希望留下来继续讨论的同仁们，大家可以留下，如果有同仁们需要离场，也没有问题。

我希望大家的发言能够尽可能简短，这样我们能够让所有人都有发言的机会，Keith 接下来将由您发言。

Alejandro，请长话短说好吗？好的。

然后再由 Jonathan 发言，也许最后专家小组能够予以响应。

JONATHAN ZUCK:

好的，谢谢。晚上好。我是 Jonathan Zuck。我想说的是信任的问题，尽管这很有趣，但可能有些偏离主题。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信任的问题，Larry 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问，人们为何会在被推举到董事会后发生角色的变化？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权力体制的不信任是任何类型的民主治理的最健康的方面之一。当我们将董事会视为“预言家”时，我们就开始削弱我们试图创立的体制。

因此我们不再信任任何人。因此这就是我们所创建的权力集中，我们所不信任的权力。我主张我们始终不应信任任何体制内的权力集中，我对我们当前的现状感到骄傲。

信任是双向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董事会在试图向流程中强加专业知识时就表现出了对社群的不信任。也许还有人会说董事会在向 Fadi 发送秘密决议，解决与巴西政府 NETmundial 谈判问题时就表现出了对社群的不信任。这样的争论并不是毫无根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在 Fadi 早前的讨论中，有一点让我困扰了很久，即他认为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较为纤弱而脆弱。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脱离组织并追求其他外部利益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脆弱的理解。

抱歉。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也许会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你呢？

JONATHAN ZUCK: 不，事实上我的观点有所不同。我想我已经表明过我的观点。抱歉。

在我看来，我们在 ICANN 核心使命以外开展大量工作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脆弱的理解，这种恐惧来源于政府，来源于外部，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些其他论坛，那么 ICANN 自身将不堪一击。但是我想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强化组织将扭转脆弱的局面。确保诸如数字射箭、安全违规和有关 SUCKS 的问题不再出现就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

因此我相信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并不脆弱。事实上，掌握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批评的强大能力才能让 ICANN 迈上新的台阶。

我认为 NTIA 并不是 ICANN 最受信任的问责制形式。我认为这是一个生硬而欠妥的问责制版本。事实上，有关 ICANN 真正问责机制的需求一直贯穿其整个发展历史。这仅仅是一个追求的机会，自我们公布移交的消息以来我们就一直面临着这个机会。

我认为我们不应将我们的组织理解为一个脆弱或纤弱的组织，我们的组织能够开发满足今后十年组织需求的问责体制，因此我们足够强大和能干。谢谢。

[掌声]

THERESA SWINEHART: 谢谢。

有请 Paul 发言。

PAUL WILSON: 我是 APNIC 总干事 Paul Wilson。抱歉。首先我想发表一个稍微可预测的意见，即 ICANN 会议在社群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一点在 IANA 移交讨论中也是如此。因此，请别忘了两个社群在超过数月的时间中一直开展着大量工作，并在年初时制定了两个计划，同时他们正在考虑积极实施这些计划。

在我看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计划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较少。这些计划比我们在命名领域所遇到的困难更少。但即便如此，Larry 您在自己的博客中仍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先反映这些问题，然后再开始考虑完成任何其他任务。

但是我想我们同样有问题需要您的解答。此外，就如何推动发展，我们仍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这些问题将在本周的不同论坛中得以解答，或重新浮现。但是这些问题中有几个较为特别。首先，关于实施期，尽管 NTIA 合约仍然存在，但是在计划批准后，ICANN 是否有可能与流程中的团体在实施期达成协议？ICANN 是否需要获得批准？如果这一流程延迟，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能并未将这些问题纳入实施计划的考虑因素。

第二，移交能否在只有一个等待 NTIA 批准的计划，但像很多计划一样涉及多个阶段的阶段中实施。而试图在一个步骤中实现所有目标的计划并不多见。

例如，这一移交将以按一定顺序的协议、编号和名称的形式进行。无论这能否通过调整工作陈述或通过回应与 ICANN 签署协议的方式（实际代表实施类型）实现，这都将作为一些计划的实施开端。

这些都是些问题。我想本周还将出现更多问题。但是我就先说这些。谢谢。谢谢。

LARRY STRICKLING:

Paul，我将快速回应你。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实施工作分解为三类。我认为我们在新绩效指标 SLA 形式中出现了绩效改善。

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工作。我认为大部分工作（即便不是全部）都能够在我们签订的现有合约情况中实施。因此，我们应该能够尽可能快速地实施，因为在当前的合约下它们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

第二类属于问责制的改善。当然，我们知道章程改革必须在流程中较早实施。但是我认为其中大部分不应影响美国合约，而应继续发展。

如果这引发的成本较高，那么我们将敦促不应部署过多资源，除非我们通过了国会谨慎的平静期。但是这不应影响美国的合约。

再来说说第三类：是否存在将影响我们合约的其他变化？例如直接按照合约组建的 IETF。我们并没有就这是否将对我们产生问题进行全面的法律分析。如果将产生问题，那么我们将确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作为官僚和行政问题，我们在实际开始之前修改合约的所有事项都需要我们以外的大量资源参与。而且由于我们需要经过一个采购流程购买软件和电话，因此这将消耗一定时间。就像大

家能够想象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他们修改合同需要 90 天的时间。因此即便不能在实施期中避免这一问题，我们也希望最大程度减少这一问题的发生。

但据我所知，目前有两个社群正在耐心等待。到目前为止，我给他们提供的回答的是抽空读读《三剑客》。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团队。

但是我知道，当我们通过认证后，我们便希望坐下来开展工作，并提高对各个组的响应程度，帮助他们推进实施。

THERESA SWINEHART:

Paul，谢谢你解决协议社群问题的重要提醒，同时也感谢你为推动工作进展所付出的努力。有请。

HANS PETTER HOLEN:

Hans Petter Holen 是 RIPE 的主席，同时也是奇怪数字成员中的一员。

RIPE 社群已与 RIPE NCC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离。我们负责创立政策。而 RIPE NCC 负责实施政策。我们都设置了这一类型的结构。我完全信奉开放、自下而上和包容的流程。

因此我相信我们能够在此就提议达成一致意见。我也相信工作组能够完成其工作。此外，我们也相信董事会成员最终也能够正确行使其权力，因为我也曾亲自推举成员进入董事会。现在我在 NomCom 工作，因此我负责董事会成员的一些提名工作。

没错，我信任这一社群。现在，我们从美国政府所获得的部分工作并非采用另一政府或政府间机构取代美国政府。

而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提议中不应包含这一内容。因此这将让评估将变得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如何创立一个能够在今后获得保护的
组织呢？时间还将持续五年。我的意思是，这将在今年九月或明年
结束。但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ITU 或其他政府将站出来表示希望
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改变当前的局面。那么，我们应如何保护避免
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THERESA SWINEHART: 还有谁希望发言吗？

NURANI NIMPUNO: 我是来自 NETmundial 的 Nurani Nimpuno。我也是 CRISP 小组的副
主席。但今天我将代表自己发表个人观点，同时我也是这些奇怪数字
成员中的一员。

当我们编纂 CRISP 提议或提交提议时，当我与命名社群的朋友交谈
时，他们总是笑话我说“你们的工作很容易。”

尽管我们可以拿这个开玩笑，但是我很想提醒他们，我们的提议是
基于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和成熟的社群。作为这一社群中的一名长期
成员，我对我的工作深感自豪。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项工作，实
际上这需要倾注多年心血。

鉴于此，在我们迈入整个流程的最后阶段之际，我希望，实际上也
是敦促参与问责制讨论的同仁们关注这些工作的现有结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高度学术化的态度创立能够应对今后潜在挑战或威胁的某种体系。而且，我也认为我们能够从其他社群中的一些现有流程和结构中有所借鉴。

最后，我希望再对信任主题之前所提到的一个观点进行一番评述，Lyman 曾在 2002 年提到了信任和透明度问题。现在这关乎信任的分解。

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信任主义的信奉者。如果没有信任，您无法建立问责制。但是您仅可通过向社群授权才能建立问责制，而不能通过建立随后将集成到应对机制的权力结构。

谢谢。

HERESA SWINEHART:

谢谢。

[掌声]

有请。

KEITH DRAZEK:

大家好。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 Keith Drazek。我是 ICG 的一名成员，也是 CCWG 问责制工作的一名参与者，目前我供职于 VeriSign。

我只想讲几点看法。我知道我是最后一位发言者，有点耽误大家享用晚餐和饮料了。因此，希望大家会对我印象深刻。

我想说，今晚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信任、问责制、权力和影响等大问题。我们并不能在接下来六到九个月时间内全部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非一场变革。没错吧？因此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很自然，也理所应当。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所关注的内容，特别是 CCWG 问责制中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洛杉矶的会议。

在洛杉矶的会议中，秘书长 Strickling 和 adi Chehade 曾要求社群提出两个 workflow 方案。换言之，这并非是要应对我们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而应对的所有问责制问题，而是将其整合到一个设置了必要的时间线的流程中。因此我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质询。workflow 方案 1 仅是问责制改革或机制或增强，社群需要确保移交能够按时进行，并确保我们将所有任务安排到 workflow 方案 2 中，而且社群有信心让董事会接受这些改革，当然前提是改革采用自下而上的共识流程。

因此，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铭记 CCWG 问责制的工作在于以轻量级、简单、快速的改革为 workflow 方案 1 提供社群保障，同时确保我们能够让董事会接受我们将在 workflow 方案 2 中进行的改革。我们需要记住，目前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时间。我们需要集中关注焦点，这一点较为合理。

因此，我想我们本周从 NTIA 和 ICANN 董事会收到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

这些问题亟需我们解答。我知道 CCWG 已经着手调查、评估这些问题，并探寻最有效的方式以期机会响应。老实说，这将说明 CCWG 的工作，并改善工作成效。

因此，我想感谢董事会和 NTIA 提出这些问题，并帮助我们在 CCWG 中关注自己的本职工作。

CCWG 所开展的工作令人难忘，因此这也让我对社群充满信心，我将在总结之前发表另一观点。我相信这个组和社群将制定一份满足 NTIA 拟定的标准和社群需求的共识提议。毫无疑问，我也充分相信我们将在接下来六到九个月的时间中按时完成任务。这定将取得成功。

CCWG 的工作是一项相互协作的团体工作，而且卓有成效。其工作规模空前之大（CWG 的移交组可能是例外），祝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真的很了不起。但我不得不说今天会议的基调有些争议，有些紧张，有些纠结于成员关系或非成员关系的问题。当然，现在仍处于公共评议期。

一切都还没有成定论。CCWG 仍在努力工作。一切也都没有事先确定。社群流程仍将继续。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流程仍将继续，依我来看，一切运行都较为正常。

因此我感觉这一点很有意思。总结一番，通常情况下，工作组中充满焦虑、冲突和争论，很多工作都围绕棘手的问题，讨论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这协作顺畅、高效。实际上我感觉这一场会议比 CCWG 的工作略显紧张。谢谢！

[掌声]

THERESA SWINEHART: 这彰显了这一问题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性。就像 Keith 所说的，这同时也反映了有关所有内容开放式的讨论对于达成良好的解决方案，并将其反映到工作组提议工作之中的重要性。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知道专家小组中是否还有人没有发言或希望再发表什么看法。或者说一些结束语？Alejandro，请您简短地说一下。然后我将结束今天的会议。

ALEJANDRO PISANTY: 谢谢。再次感谢 Theresa 组织这次会议。现在我将做一番总结。您组织得非常好，大家也都各抒己见。

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一些仍然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信任问题，还有问责制的需求、所有权等。

在工作组解决 CCWG 问题的过程中思考信任问题的同时，您可以想想自己在会议室中突然失去了大家的信任。当您表达对其他所有人有缺乏信任感之时，您应坚持这一一般理念。这是有助于发展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THERESA SWINEHART: 谢谢大家周日夜晚，牺牲了晚餐和晚间休息时间与我们一同开展这次卓有成效的讨论。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